

愛日精廬藏書志

愛丁精藏藏書志卷三十四

集部

別集類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

影寫明正統補刊本

黃溍撰 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俱題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題門人王禕編卷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題門人宋濂傅藻同編合二十

三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危素所編本爲二十三卷今未見則傳本之稀可知杜桓後序云黃文獻公集刊置學宮垂及百年正統丁巳學燬於火教授王君樂孟從烈焰中挾文集

板出得弗殺既而檢閱闕板百餘金華縣大夫余侯捐俸
刊補云云此本從正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異日當以
元刊殘本補之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張
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爲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彌
章氣之樞文之所圓也成周而上六藝典 禮不同乎春秋
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周以下諸
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於河汾河汾
則異於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於伊洛夫豈欲
骋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近代自寶慶之後
文弊激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啟一喙

精魄淪亡氣局荒廢澌焉如弱卉之汎縉風文果何在乎
逮入國朝羣工齊出 華而踐樸革澆以揚異端然五色
之文照耀於天下沿至先生號爲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
本根則師羣經揚其波瀾則遷固沉浸之久超然有會
於心嘗自誦曰文辭 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
恃先聖人斯可已故其形諸 委蛇曲折必鬯所欲言
出用於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韓
以文字爲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 謂大
雅弗羣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
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 然不亂至先生之獨
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涔之水其流不能

通河巨海則涵洽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
百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衝縱上下無幽而不彼此無
他碑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爲無窮奈何不
河海風霆之若而規規蹄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而六
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至
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尙以是而求先生也先生薨
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藁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
恐其沒亟取梓以傳謂濂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濂也不
不歎何足以知先生追念驕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生酒
微酣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聞渴
志汗漫無根之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剗厲別去陳齋以

振華英而九 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謁所聞
以書於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 者則不待序而後
見也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
具見臨川危公所撰神道碑銘茲不著門人同郡宋濂謹

序

杜桓補刊後序

正統戊午

金華黃先生文集殘本二十三卷

元刊本

元黃潛撰臨川危素編次番易劉耳校正 原四十二卷
今存卷一至十三卷二十二至三十一合二十三卷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

原定改作三十一卷

據貞玩齋集改正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

所編次稿四十卷

原列改作廿八卷
雙行齊集改正

則皆登第後作門

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刮刷潔雲如明珠自
璧藉以纍綺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潤令
人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
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謌無不各得其
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之言不駢甚盛矣乎余嘗論之
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
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爲己之學
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趨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
運之一盛也耶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華實息者必復
粹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

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
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文誼爲尤篤比廉問閩南過
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
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
壠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
奉文字尋丁外艱除服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
秋高乞外閒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
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終太夫人喪年已踰七十
矣復被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
夫同知經筵事數告老不許久迺得謝去今年七十又九
猶康強善飲啖授筆騁馳如壯歲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既

望朝徵大夫署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錢氏平跋日義在都門從友人許岱讀黃文獻公集十卷
乃叫伯居張儉存續刪本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碑狀
謚議於第七卷末尤乖刺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堯圃齋
見元槩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
心也考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稿三卷
續稿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
卷三十一初稿三續稿一至廿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
一書无疑但闕續藁十一至十八廿九至三十耳貢師泰
序稱初稿臨川危素編次續藁門人王生宋生編次所云
王宋二生卽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

太機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也行狀云
續藁三十卷今貢序云廿八卷蓋作僞者洗改痕迹宛然
廿八必三十之謠井初續藁爲三十三卷耳癸丑九月錢

大昕識

圭齋文集十六卷

抄本

歐陽元撰宗孫銘鏞編集

宋濂序

順齋先生閒居叢藁二十六卷

抄本

蒲道源撰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慤校正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先生蒲公旣沒仲子御史君機衷輯
遺文曰閒居叢稿者爲二十又六卷以授潛俾序之孟子

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早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濂

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行其所無事臨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壹字內治化休明士俗醕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爲文皆雄深渾厚

而無華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
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警如良
金美玉不俟鍛鍊琢磨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
上新卽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
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斯陞士大夫咸以爲榮論
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滔浮湛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
才承乏胄監實在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
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
序其梗概如右後之攬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
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
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

居眉之青神公之孝皇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
興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諸
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
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
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墳有誌神道有碑並不贅
述焉至正十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前史官金華黃溍序

吳師道撰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吳師道撰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舊抄本

傅若金撰弟傅若川次舟編刊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概見迨後之作者或善於敘述

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矧詠歌之辭必聲韻之叶
而音節之諧又非徒貴於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昔鉅儒
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於文與詩皆兼精
焉由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名高於一世
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金儒而有合焉者也其官
止於廣州文學半之年纔踰四十而文章之譽著海內蓋
其天才過人學識超卓范太史德援先生居百丈峰之下
自少承其口傳者爲多迨遊燕都縉紳先生旣咸獎勵而
諸公大人願見惟恐後其才優祿薄固時所共惜君旣卒
後詩文俱嘗刻之捧其詩乃范虞揭三先生爲之叙流傳
於四方也久矣君之弟次舟以後進願見之多而舊刻不

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寅爲之序寅自弱冠遊鄉校見君所爲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爲傑士且與若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士寅屏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亦深矣其爲文脊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鄙不失之浮固宜與詩歌並傳無愧於古之兼美者君子觀之當知愚言之非妄也

洪武甲子歲冬十月蒙陽梁寅叙

瓢泉吟稿五卷

文淵閣傳抄本

元朱晞顏撰

前輩教人靜坐正欲使學者於靜處下工夫設不得已處事物應酬狎至之際有所搖奪將遂成間斷乎天下之理

散在事物觀於靜未若觀於動求於簡未若求於繁爲得
也爲詩亦然退之嘗謂吏人休白事公作送春詩鄭五作
相亦謂詩思在灞橋驥子上此猶戲語若孟東野喜平陵
水木幽深每坐石上吟哦至暮迺歸曹務盡廢則詩與事
果判爲二矣謀於野則發於邑則否以裨謐一人之身心
隨境遷智愚懸絕又不可曉豈東野之詩亦求之於野乎
朱晞顏年甚少篤志於學大夫多從之遊顧其居近市蓋
巖隱也坐益之蓬勃里巷之喧啾車馬之呢塞日旁午於
前而晞顏方乃挾冊危坐若擺落世事初不介意然其親
承賓友泛應曲當未嘗廢事亦未嘗違俗而詩輒成軸紙
長三過讀之愈出愈奇擬古則不失古人作者之意詠史

則能得當時之情。至於他詩各有思致，大抵老者雋健，尤非近學所能窺。俗情所能汨良可喜也。予謂晞顏儻能於事物應酬之際，嘗存主靜之心，不爲外奪。則此理卓然隨在而見亦隨在而有。得何莫非學學進？則詩益進。他日又當求之於此軸之外。庚子夏五月十日陵陽牟巘序。

鄭僖序曰：瓢泉朱君彞仕予鄉州，交分相得也。當是時，君之才氣銳甚，自謂天地間風月無盡，藏乎章，在我化裁。在我故日以詩歌與騷翁墨客相韻頌，不厭二十年。餘復胥會於錢塘，而其氣益銳。詩益奇。其嚮膽迅邁，如大鵠遇風之脫氛塈也。其連軒清警，如舞鶴出林之引圓吭也。人所于我獨紓餘幽。是知坡老所謂昌其詩不如昌其氣者，蓋

信君嘗丞長林驪事履苴竚導棼疏日就成績乃能與李君五峯恣覽雁蕩山瓊容瑋狀倡和彪休風雲協其律呂煙霞爲之澄廓於時運使本齋王公方巡跡其所職也改容禮貌之無採約鑄謙意其在江西事尤劇吟詠不廢以是知君之才周於世用不獨昌於詩而已至其爲文規範古制不事浮靡雖生菊隱二傳尤爲奇贍幽蔚又不獨昌於詩而已予嘗觀吳草廬先生爲其先翁墓表稱君能詩能文有猷有守可爲良吏爲聞人蓋紀實云

番禺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永樂刊本

季滄葦藏書

■ 李存樞 前有墓誌銘危素撰末附虞集答書一編卷首

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鄱陽先生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
祝舊遠舒元易吳尊光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
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
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
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歛然不可昧者
至先生而驗乎予嘗謁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
氣以完眞有道者也見予方繖纏訓詁爲解乾坤易簡予
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既如此其於文辭鑒鑿乎致
栗布帛之可服啖乎生人溫醕若經輩視韓歐無意於工
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
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于百無一二焉獨

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
溫且凜也奔泉流水不足爲其峻且清也譬諸造化生物
之亭蓋有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著誨人曰六經三代
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
哉先生沒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爲若
千卷將畀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爲文序其概先生予師也
卓予畏友也予何敢以固陋辭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
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言從之也

洪武癸丑諸生宜黃余幾謹序

徐旭序 永樂三年

王和序 同上

鄒濟序

同上

滋溪文稿三十卷

舊抄本

蘇天爵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趙郡蘇公之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屬掾時所類次也初國家既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客已者故其辨異端闡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掇拾于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風振於天下而未嘗失意于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

是時海內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廣
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
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
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于斯而俊選並興殆
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
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
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卽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
公之學既入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
清修篤志足以潛修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識博聞足以
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聞之愈嚴行己
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

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頽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
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國朝治
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闡與
莫不在焉而浩然刪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卽爲四
明袁公伯長凌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
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
後而王公遂相與爲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
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
尙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
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若實景仁抑未知三公之視程
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子爲模範而力求在

已不矜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汎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十有一月辛未

日南至諸生新安趙汎謹書

蛻楚詩四卷

附洪武刊本

文瑞樓藏書

元張翥撰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嶽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咏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于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寢尚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儒其鏗鈞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有以振之降

是無足采焉逮及于元靜修劉公復倡古作一變浮靡之
習于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無愧至若德機范
公之清淳仲宏楊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碩揭公
之森嚴更唱迭和於延祐天歷中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
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
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
方外友畫陵北山杼禪師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來該
言爲序余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
而所以爲詩者仁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
尚蓋性情才發出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
蓄厚矣春空游雲舒歛無跡此其冲澹也良侖雪鑿河流

沃天此其渾涵也灝氣橫秋華峯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廣漠萬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諳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矣顧余謗材何足以鋪張盛美然訖契於公非一日而又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豫章沙門釋浦菴來復序

右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植陵沙門大杼北山之所編集也先是潞公於元季多故之際薨于燕都由其無後北山爲之經紀葬事未幾天兵北伐燕都不守北山取其遺藁歸江南凡選得九百首將刊板以行于世或有問於余曰北山釋之有道者宜視身爲外物而乃汲汲於故人詩集

得非未能遺情乎余謂之曰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能免如梁慧約以苦行得道爲帝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不落三十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風前北山念潞公無後平日交友又皆異世淪謝懼其泯沒無傳故仗義而爲之然亦何害於道其與約之情則一也當元祐甲戌間余識潞公于金陵後會于燕都于錢塘蓋三十餘年固非一日之好觀北山斯舉豈能無動于中謹書卷末如此若潞公之詩名震耀海內不俟余之稱美故弗論洪武十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釋宗泐

贊
詩五卷
從子諒姪戴曾抄本

晉荀張翥仲舉著 分卷序次均與洪武刊本異五言

古詩堂堂一首五言長律題玉山詩一百韻七言古詩古
促促辭北原行螢苑曲諸編洪武本俱闕案來復序云北
山杼禪師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則洪武所刊爲選定
重編之本此或其原帙歟

榜榜山人詩集三卷

共本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僖重編

宋元僖序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舊抄本

宋氏資王手稿

元黃師泰撰

前有玩齋先生紀年錄朱鑑撰卷九重修定

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曰寺舊有兩大桂茂甚宋廬陵下
閣宋賓王從活字本校補四十一字曰麟公住山日嘗製

其花爲香以遺誠齋楊公公答以五詩有天香來月窟之句師因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以下仍闕賓王跋云欲訖全文當求善本或於浙江通志慈溪志中求之蓋賓王特未見大順刊本耳今天順刊本藏子謙姪遞取以校勘因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下尙闕五百六十九字亟爲錄而始獲完善設賓王當日得見此本其愉快當何如耶

沈性刊板序

天順癸未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者有專攻之伎精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謂僻孰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時公卿大夫士下及閭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瑣琢而大

工出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夙諳音裁之自然哉然則以窮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朝古文殊未邁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極其所摯下顧大歷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孰轾也公也余爲通家弟兄每令評其所著如東南有佳人嶃谷有美竹深得比興日入柳風息芙蓉生綠水遠詣選體厚倫理如風樹春暉樹風操如葛列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如蒼梧滕閣紀變如何決繁臺論人物如耕莘蹈海遊方之外

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
謂本朝闡製其他所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時人
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故蓋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
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容暇豫不
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出得於自然有不待
琢磨而大工出焉者此也公年尚未莫氣尚未衰而尤嗜
問學不止今爲天子出使萬里外猶日紀錄爲風爲騷入
爲朝廷道盛德告成功爲雅爲頌又當有待於公者豈止
今日所見而已編是集者爲其高弟子謝薦劉中及朱鑑
也別又爲公年譜云公字泰父號玩齋學者稱爲玩齋先
生至正十九年秋九月九日會稽楊維禎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以諸生禮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凡先生之著作無不飮觀而熟味焉門人豫章塗穎會稽何昇嘗爲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宣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爲之序其後先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暇日輒竊錄其歌詩數百篇載諸篋笥門生迺穆泰陽綱桂郁鄭貫等請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高風雅調淪亡民滅殆無復遺國朝大德中始漸還於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哉大率模擬之迹尚多而自得之趣恒少也閒嘗觀諸二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雄渾而峻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中乎軌度不矯矯於

進俗而自遠於塵滓才情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具有全集在焉至正乙未冬十又一月壬午朔門人邵

鄆翰贊書

玩齋詩集者中書戶部尚書宣城貢先生之所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鍊所彙而萃之者也先生蚤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爲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在朝而諸先生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河元公雍虞公石出馬公豫章揭公廩陵歐陽公先生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遨遊其間講明論議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所著者大其學該博而闊衍其識高明而

超卓其才瑰奇而雄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嗇直而不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柔而不迫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如江河盪滿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瞻鵠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矣用壬曩歲辱在翰林先生時爲兵部侍郎聞出平生所爲詩文亡虧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爲次其簡編以成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庸使者持節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壬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顚沛聲迹之遐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閩廣

栗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壬午陪杖屢散步林皋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詩敢請以畢前志先生喟然嘆曰自喪亂以來圖書散失吾文藁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耿耿猶在雖孤客遠邁而感時撫事未嘗不形之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披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遠才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于中厯困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故亟欲類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濱之行又不果旣歸則其門人潤甫已序次之矣惜乎用壬不能輯錄於未散失之前而盡也近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愧於先生而

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編之成獨非用壬之志之所存乎川敢序于篇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壬謹書

至正五年春宣城責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民旣德之士而志於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於時肅年尙少沉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謫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肅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值朝修黜陟之法而大臣有薦先生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參贊經筵司業國子以敎厯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

於人人聞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
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如肅者既抱其忻慕之
心至是則重是歎曰先生今天下人豪也肅安得一受指
教以足平生之志願哉又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
退自政府始得謁拜於吳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於弟
子員後使十餘年欣慕之心一旦傾慕庸非幸歟未幾朝
廷詔先生以戶部尙書總漕閩廣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
因留居於州之北門凡七闋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
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閒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旣
籍記之復退取先生詩文之藁而讀焉見其名友迂者則
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東軒者則

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於今而傳於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考其卷帙則錯亂無幾間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失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唐劉中海昌朱鑑力加搜訪或索之記憶或求之卷冊或錄之金石得古賦歌詩論辨書跋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覩爲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齋詩集且復於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于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

及其辭之措也如大將作屋鳩眾工而聚羣材某爲梁某
爲棟某爲椽桷俾各精于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之則
門廡堂室秩乎其序黝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
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
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
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
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詢之勤霽及之
歎其孤客邇寓則有游從之適登臨之勝是以文物禮樂
之光華民風俗尚之美惡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
士之節概鑿夷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
則莫不卽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官大臣文儒逸士

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舉皆清俊奇古雄渾雅健有典
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蓋自
風雅以來龍集詩家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
文貞而興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闇所錄
合先生是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雖然卽
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必極聖賢之指要使
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文章必出於己而無愧於古作
者在官政必欲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
至于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明之
煩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自養而窮達一
致者也故或掃室焚香抱膝危坐而終日不動或露晨月

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上逍遙閒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
以自適其天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
名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矧所謂詩歌
者耶而蕭等汲汲於此則固弟子之宜爲然先生所作率
多鶴鱗國家太平之美迺今編肄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
思治之義也乎遂書以爲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
上虞謝肅拜手謹序

國朝統一海宇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
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兩漢以下莫於斯爲盛矣當
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
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皆以前代遺老植國

家之興運其文麗蔚質奧最爲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
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
浚義馬文貞公侍講蜀郡虞公尚書襄陰王公其文典雅
富潤益肆以宏而其時則承平漫久豐亨豫大極盛之際
也今天子元統以來政治爲尤盛而文學之士至於今則
遂以日繕倫謝而幾於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公豫章揭
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皆
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諭德東明李公侍講金華
黃公雖歸然猶存而亦旣老矣其方嚮任用而擅文章之
名者惟吾宜城貢公乎公之先君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
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庠受業諸公閒故其問學

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繁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後之欲知一代治化之盛者此其有不足徵者乎雖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政事尤長也其爲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爲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大務居夏官則奉詔數驛戶於北境司水衡則朝廷復以中原饑餧之事倚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不可遽數也大抵政事文章本一揆也達事情而號令明執法度而賞罰久此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漢遠矣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政事則陸宣公范文正公而已公之文章實追韓歐之法其於政事不猶陸范之志

哉抑非韓歐不施於政事而陸范不著於文章也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爲善論公者矣夫謹其文必也論其人求其人必也論其世故禪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公名師

泰字泰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兩入翰林爲應奉遷宣文閣授經郎陞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爲吏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出爲都水庸田使今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年月日金華王

禪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

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近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秦甫秦甫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遊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雖然相得若魚之沫於江獸之走於林也時泰甫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卽與聚盍有蔬一品鱠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詩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卽聯鑑過市據鞍談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在公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懦者因

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當然而
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陳訛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
功名者皆強顏色昏旦往候於門楣說以妻婢始得尺寸
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翹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
皆無所遇予旣歸淮南泰甫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
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
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甫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名爲
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
於泰甫須髮皆白而泰甫銳然面紅白如出其別後所
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甫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
所遇而淹于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

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自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
負若不能爾然則吾秦甫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
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
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
秦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
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
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年月日青

陽山人余闕序

方今士大夫號稱文章家多推宣城貢氏而秦甫其尤秀
出者也蓋幼聞先翰林公過庭之訓蚤受業太學博士在
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爛然

宏博雍麗卓邁儕偉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及也蓋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集黃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集焉徵序予余夫以先生之文當時所推重將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之文章固高一世猶不賴以傳况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低回畏避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問學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已爲兩浙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研之未載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屬辭之密深厚爾雅又非前人友迂坑瘞之比矣是不可以不知也太史之稱虞卿韓昌黎之論柳子東坡海外之文少陵夔州以後之詩彼皆有

所激而進也余於東軒亦云東軒在杭之校蓋所寓也余
非敢序東軒之文也因東軒之文而有感焉故書之云爾
至正戊戌十月望新安程文書于越之蜀阜僧舍

沈性拾遺跋

燕石集十五卷

抄本

元宋襄撰姪太常奉禮郎彊編次應奉翰林文字危素校
正

漢初詩學方興燕人韓嬰作外傳數萬言史稱其言與齊
魯殊又言嬰嘗傳易燕趙間人喜詩故詩傳而易微余讀
是有以知燕之爲詩蓋千有餘年于此外傳言奇詭卓犖
而詩之爲教本乎山川之風氣人物之性情者也燕東遼

海通蓬萊西北控并塞自昭王好神仙往往招致騎人方士于其國至若豪俠則易水之歌漸離之筑楚漢間安期生薦通兩人者則又嘗合二者之奇爲一矣其風聲氣習歲月之鬱涇世故之感發不激爲變宮變徵之流則溢出爲騷雅歌行之盛一氣機之宣流耳翰林薦門宋君顯夫示余詩若干首予薄盡卷來求一言之陳無有也雖大堤之譜出塞之曲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諸賢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吾知魯齊老生之不能及是也余何猶以燕石爲名其集耶顯夫年強仕所作當日富所造詣未易窺姑序余所賂記如是云至順元年三月丙子奉政大夫藝文少監長

沙歐陽元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宋顥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來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於京畿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顥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顥夫兄弟從親宦游於江漢之間日益貧窶衣食或不充故其爲學時精深堅古下至釋宮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蓋喜其詞以摹倣之及聞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既擢第遂入館閣爲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著爲太常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爲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謚曰文清誠父累官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謚曰正獻始者誠夫之卒顥夫屬

余厚其文後今歎夫之亡其子國子生顯棄其稿徵序於
余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
才能運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悼惜
也昔者仁皇開設貢舉本以教求賢才作典治化今觀累
舉得人之臧或才識之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黼黻皇
猷譏者不當盡以迂濶異懦謗訾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
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無其人哉或彼休
之以利害視之以禍福事勿合義言不中度詭隨而或不
能盡識也余以交遊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
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術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功
豈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

云燕石云至正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大夫兼國子祭酒趙郡蘇天爵序

予卧病日廬有禁近之擢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從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傷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忠而不可見惜哉孤願奉燕石集拜泣且曰此先子所遺兄彊編次者也世父至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予序誠夫文不一紀又弟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顯夫兄弟入京首與子遊盡視予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閱顯夫稿則未相識時歎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道之

篤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闈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矣文當
日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
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目杌拘拘規放而張張平
所適者郤曷得乎雅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沈潛心
有所得濟以定刀而熟之則也決渟淵而灌溝澗策堅
乘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
舉前已汨汨矣視誘利祿而重得失忽於播而急於獲者
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而今
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若干卷文若詩
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然世皆信其爲工也彌由奉禮郎
爲丞相東博掾葉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顏夫之姪矣

顛甫襄事卽謀刻父文宋氏之後其益昌矣哉至正六年
歲在丙戌冬十一月既望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安陽許有壬序

宋君顯夫諱襲大都人由進士累官至翰林直學士知制
誥同修國史贈中大夫國子祭酒勲輕車都尉爵范陽郡
侯諱文清其先君前至元初宦遊江左時君猶未生諸兄
隨侍去延祐間偕次兄國子祭酒諱本始遷京師都人莫
能識朝士大夫亦莫知之也宋族中一二長老纔能記憶
祭酒以古文著稱亦精於經子書顯夫獨以詩行不半年
交上下聲名籍甚號曰大宋小宋祭酒公至治辛酉進士
及第顯夫泰定甲子始登科貢與予同年元統二年祭酒

公長成均予以司業貳顯夫著考文山東相知益深既而
祭酒薨又十三年顯夫亦去世嗚呼痛哉祭酒有至治集
而顯夫之子纁持君平日所作求序曰此先人手澤也自
名其編曰燕石又曰若心苟子曰藝至無兩能祭酒既能
文而善於詩顯夫既能於詩而善於文體製足尙可謂能
矣歐陽子曰窮而後工詩兩公數歷臺省俱爲祭酒可謂
達矣雖然詩之列于經非藝也風形邦國雅達朝廷頌告
神明于此豈得失而謬治亂苦音聲之諧性情之曲也詩
變爲騷騷變爲賦漢魏而下盛于唐人苦心鏤刻極于思
致神思宋猶齊壤而況於風雅乎宋金以來唐人又遠矣
文清公兄弟學詩者方脫畧宋金之習可謂有功於詩

學矣自兩公之沒想其流風餘韻而未及方悲悼之無已
顧又拜懇甚至於是乎序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

太原呂思誠謹書

翰林直學士廣陽宋公旣卒且葬從子奉禮郎彊狀公之
行又與公子顥編以遺文十有五卷屬素校其脫誤而并
序其後比公以國子司業史官素實同修宋史及在經筵
爲公屬吏其何敢辭素方弱冠在江南山中聞公與伯氏
正獻公自江北歸聲名藉藉若晉二陸之入洛也未幾正
獻公對策大廷遂魁多士又四十年公亦舉進士天下方
期公昆弟至於大用然皆官三品壽不及六十而止論人
才者不能不爲之慨嘆焉然其志之所存者徒托諸策而

已公之於詩精深幽麗而長於諷諭其文溫潤而完潔固足以成一家之言况隆於孝友而稱其情文者也嘗稽之史燕之地昔者固多賢儕之士及唐室藩鎮强大石敬瑭割其土地賂契丹更宋與金兵戈相尋其民無復休養生息之樂至於詩書禮樂有勿遑及歷數百年而神元定都於此投戈息馬風俗丕變公之昆弟皆能奮自孤苦有所樹立豈其適當休明之運以至然歎然則雖用之不竟其才而其所傳者則固在此不在彼公之昆弟亦可以無憾矣正獻公沒公狀其行輒錄其文彊之事公者又如此則今宋氏之家法尤足稱也公諱襄字顯夫歷官行事當勒之墓碑書之國史此不著至正七年七月甲寅應奉翰林

文字文林郎危素序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段弼楊惠王思順蘇甯等呈嘗謂文章天下之公器不可無傳薦歎言責之所先詎客誠隱竊見故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宋襄行修而潔學正以醇識量宏遠而能守乎堅貞文章倩麗而不越乎軟範與兄本真由進士並擢巍科旋厯清顯一時聲華繙紳奕煜觀其翰林供奉史館著述之暇作爲詩文記序碑銘雜文一十五卷或嚴謹純正或瑰瑋雄贍或清婉富麗出入乎馬班之場遊騁乎嚴徐之行韻頗乎沈謝之間是皆無忝誠可表儀後進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于行省有錢糧學校官爲刊行

不惟斯人有光亦可以彰我朝文治之盛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擬得上項事理合準監察御史所言依擬刊行如蒙准呈照宜從都省咨移江浙省於各路有錢糧學校內刊印行呈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須至咨者至正八年八月日

秋聲集十卷

附洪武刊本

吳方山藏書

黃鎮成集 凡詩六卷文二卷實八卷每卷卷數俱留木板心除一二三四五九外餘亦留木蓋爲續刊地也世行本四卷止有詩集此本雖似殘闕蓋當時本未全刊讀後跋可見非不完本也卷末有姑蘇吳岫家藏印記右秋聲集若干卷昭武隱君元黃鎮先生之所作也先生

學行卓異抱濟世之材不得志於有司慨然著書垂訓以
激後學故發爲詞章雄贍富麗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
籟自鳴由其積之有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
無窮雖然秋之爲聲迺天地清肅之氣而慄舒之情具焉
抑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邪使先生達而在上則春風
噓拂草木回光諧治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
而在廟廊矣朝廷訪求謹逆責於丘園僕之不才屢當薦
士於執政獨恨知先生之晚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
遺賢之漢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皆有關於斯
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人訓傳後
是不爲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謹識此于卷後而歸之

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己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先君子所著秋聲集詩文雖爲十卷中羅已亥之亂已失
大半所存者尙千數百鈔鈞重惟先君子生平苦心萃於
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跌淪沒則後人何所徵考其先世
故用服膺寶藏不敢怠忽爾後遭值兵禍相尋雖倉卒避
地亦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延平
太守寶簪吳公嘗續梓以傳甫畢而世變無存鈞汲汲於
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肇工而卷帙浩夥
未獲全刊姑稱力爲之繼此又當續刊也洪武十有一年

冬十月甲子男鈞稽拜恭題

代郡薩都刺天鵝撰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干文傳序至正丁丑

羽庭集六卷

文淵閣傳抄本

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峰走曠原而秀者曰
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頗然而清煦然而元
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爲文往往有類不
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
不可端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隱非元微之理
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卽其人與之語矣因疑
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

益充故其文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
霜雪之滋悴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
化生萬物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乎平元之理
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子雲行有所不逮然
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
乎德无果知之乎余豈得而議之今輯所爲文號曰亦元
孰曰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轅彌明自
衡山來愛其文也故馮物而序之重爲歎曰悠悠太虛孰
可馮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窒隘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
窮天台牛落黃山青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
軒轅道士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

歌此曲山月明宋無逸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德氏有柳生秦者謁求補此詩遂口占授之旣而朱君伯賢曰生能致鬼神爲文詞多奇詭卽挾入密室請賦白雲巢篇余方與客著國器陳惟敬劉坦之卽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立議頃伯賢亟出曰若有降靈焉於物者自稱爲韓愈氏卽輶轍張明書諸几日聞羽庭公龍文章敢請見教邀余及眾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一篇質諸神神使誦之若有聽焉既終誦乃喜曰善則善矣獨中間熙字誤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嬉衆皆驚愕又書曰羽庭公近者亦元集吾請爲之序可乎凝神入思

頃刻附筆立就辭語絕類韓子體製因憶向在庚子正月
間夢偕士友論文俄而見巍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
吾昌黎韓愈也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
文亦爲之低昂道在日用間文貴平暢則道自然明白文
猶製衣也挈其領而褫之理斯順矣覺而記憶嘗以語卓
君習之宋君無逸今序中乃曰吾嘗卽其人而語之矣斯
言似有牴牾乎前者隱錄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
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于謂不依形
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哉言也
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煥蒿懷愴若或見之邪故不得
遺置輒錄諸編左以備觀覽幸毋訝其迂誕焉是年月既

望天台劉仁本書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平陽陳高撰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敘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况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汚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

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據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
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
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
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
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斬許可獨敬愛
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林歐
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
文宜用之朝廷旌諸典冊相與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
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
擅兵柄而偏強州郡間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
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

戎其州者州欲歸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於饒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己不雙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舉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予之所以重爲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版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豈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繼諸子詩上邇漢魏而齊梁以下弗曰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暎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序

自識日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
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江瀟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
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
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
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矣
守拙耕田歸老而罹此變間關遁逃非有所爲也求無愧於心而已矣因厄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
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
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僑吳集十二卷

舊抄本

元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於杭於書無不讀作爲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一生平理而氣以據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汨汨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旣壯來僑於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爲多故名焉予實見而知之者宜爲序之徵不敢辭庸復於先生曰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淳財賦強而盛故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儕何如不過卽其山川風物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

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於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爲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豈徒籍乎山川風物以爲觴咏娛嬉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發而爲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禡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爲學絕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

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於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爲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出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爲之文哉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於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刻源戴公此二公學牽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於先生泊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

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面子游之所以爲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儒於吳而后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名編爾撤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於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於先生豈弗甚可憐姑從命強顏爲之言是集也爲古今詩銘箴贊題書跋序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至正二十二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徵序

張習重刊序

宏治丙辰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

明安治刊本

元王翰撰 前有墓誌銘

吳清撰

詩者聲之文也本於內而見於外者也仁義之發醞以正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宣淫放僻之辭誣豈偶然之而已哉粵自唐虞聖神以敬畏一心發而則爲廣歌慎念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數而則爲皇極敷言之教下迨乎三百篇之制或頌頌乎正音或末響之流變皆非有出於人心之外也戰國之間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一寓於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諸葛亮以其忠直義勇之氣再變爲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淡自然之趣唐少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於是心之外哉洪武庚午余留案來閩郡庠生王偁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余請叙其首余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於感慨者極忠愛

之誠得於沖淡者適出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盡知其詳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凜然如秋霜烈日之嚴毅然有泰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嘗仕於勝朝而秉義於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應而非苟然眩葩細華者比且徵於余之所云者爲益信也噫觀是編者固可以求其心求其心者尤當以景其行景其行則可以相忘於言語之外矣於余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蓋其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陵陳仲述叙

張佶跋

宏治元年

聞過齋集八卷

淡生堂抄本

元吳海撰門人纂武王傳編次進士永嘉胡甯校正卷

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徐起
王偁兩序後一題歲在辛巳一題歲次辛巳蓋建文三年
辛巳也革除之後跋經刊改故不著年號

徐起序歲在辛巳

王偁跋歲次辛巳

馬氏子近日淡生堂儲經籍蓋數千餘本銘識款印將爲
子孫世珍百年之間散落人手近人有詩云宣綾包角藏
經箋不抵當時裝釘錢可嘆也予偶得唐子西吳魯客集
其四本繕閱一過譽魚帝虎脫譌極多殆不可讀以意揣
度乙出而未有別本校對但可存疑而已因又嘆前輩好

書嗜古宜皆校勘精善而備書無知粗率苟且如此主人
不之知也然則藏書雖多亦虛閣不觀往資富耳之談耳
古人之精神心血其光氣蒸熊時欲躍出于廢紙敗簏間
又何怪其聚之不久而散落也與世之藏書者可以鑒矣
康熙癸巳夏六月餘姚馬瑗手記

鶴年先生詩集四卷

元刊本

丁鶴年撰 卷一曰海巢集題門人四明戴稷編次卷
二曰哀思集題門人四明戴晉編次卷三曰方外集編次
姓氏闕卷四曰續集題門人修江向誠編次後附鶴年兄
吉稚謨丁發理沙及鶴年表兄吳惟善三人詩一十三首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

幽秦而止幽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興西北諸國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輔奉職稱藩其沐治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之既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也如高公彥敬錢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柏幹公克莊魯公至道三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去幽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爲詩乃

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干化之大行民安
之不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祖數公差
後起家世以勲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
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遭時兵亂逃隱海上
遂不與世接凡幽憂憤懣門情哀痛苦之情一於詩焉發之
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
至尤在於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譜之出皆所以寓夫
憂國愛君之心愍惻恩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
涕泗之橫流也蓋其措語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
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妙
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

歎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膾炙其言醉鶴年遠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遐陬而爲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之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興數公並傳於斯世者將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謳詠焉耳鶴年之清節懿行已別有傳茲不著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太學生戴良序其鶴年先生詩曰海巢集者請題其後鶴年予友也其詩忠義慷慨有騷雅之遺意焉昔唐之僧

有詞其友盧仝之詩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
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吾讀海巢集亦云生其實
之生其實之虎丘澹居老人至仁書

此元刻元人丁鶴年詩余友顧澗齋歲試玉峯時所收而
以之歸余者也余向藏正統重刊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
集一曰海巢集二曰哀思集三曰方外集四曰續集以附
錄終焉嘗取與明刻校勘分卷分體俱非其舊卽如海巢
一詩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職是之故明刻列諸卷二
中失其旨矣他則哀思已下三卷皆有取意而後之稱者
僅據至仁一序悉以海巢名之有是理乎得此可証廬山
而自益歎元本之不致淪沒者幾希爰付裝池俾得附麗

不壞與元刻諸名公集同十襲藏之較衛之塵埋故紙堆
中其顯晦爲何如耶嘉慶己未孟夏書棟人黃不列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文瑞樓抄本

錢唐錢惟善思復撰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歲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
余見其詩益知其爲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
所著者以示余何其妥適清雋娓娓乎有唐人之遺風焉
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
苟同於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雖飾其言以爲詩固
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
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嗚呼詩豈可強爲之哉余蚤歲亦

嘗有志於是顧爲貧所驅奔走埃塈之途盡久矣安得從思復日裏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已無可掇拾皇宋涉於議論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時事議論亦多耳論者若置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狃於所習近時又倡爲對偶排比以爲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而無生氣流動謂可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議論而不口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晚唐四靈於景物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兩耳人耶余嘗謂少陵詩詩則律意則不律以詩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非

生銳輪手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格高語譽加居仁邵老猶是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一流具法眼人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淳安夏溥書

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稿草先民筆墨具有別致好事家因裝裱成冊錢鑒室曹秋嶽相繼收藏秋嶽亡後伯兄駕激於金闇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有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脫無從考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更有張伯淳貫酸齋書卷元人草元閣湘竹龍唱相并雜詩柬共此集爲三冊得於康熙丙寅之杪春而鈔成於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張

翁叔識

梧溪集七卷

舊其木

江陰王逢原吉撰

周伯琦序

至正己亥

陳敏政刊板序

景泰七年

吾吾類稿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吳臯撰

胡居敬序曰強圉作噩之紀余還江右抵臨江假寓天甯寺寺塔廻廊岸因與教授吾吾吳先生舜舉游先生嘗語余曰郡承大亂之後民皆習武事厭儒術學宮雖存弦誦絕聲教無所敷吾甚恥之旣而時異事殊允牛屏居閭里

聞一室績學藝文惟以奉親訓子爲務勢利紛華之習既
之漠如也。都游罹兵變干戈相承學宮荒闢袁筠之境遺
民逃士聞先生名每延置其家奉贊請益雖武夫悍將多
遣子弟就學焉。四方搢紳大夫求詩若文戶屢恒滿平居
無事操觚染翰著述不厭境輿意會必形之吟咏學者多
傳誦之。遭時多難竟齋志以歿惜哉。先生沒十餘年其子
均彙次遺稿屬爲叙余嘗見先生文集篇帙甚富今所存
僅若此。掇拾於喪亂之餘不能全也。先生之文典雅古
雅從容於法度之中其爲詩冲淡和平發乎性情之正世
之工乎侈靡浮麗以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者不可並論也。
先生世家臨州履齊丞相之諸孫也蚤游吳文正公之門

獲聞聖賢之學故處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見諸用其事業必有可觀也詞章云乎哉均字仲權好學而文能守其家學云

梁寅序曰余留郡城獲觀吳舜舉吾吾先生詩尤妙於五言如竹林清露頓蘇烟鬱如蘭皋秋露負殊塵境因與曰詩形於音音生於心心有所契音乃中箇先生之詩中箇之音也而余未能知之憶余弱冠時與先生同處豫章郡庠爲弟子員余之學未知方志有不定因謂人皆然固余之愧也後三十年先生爲臨江郡博士遂屢見之以急遽流離未暇考德問業知先生未盡又可愧也後又二十餘年而先生沒矣而始獲盡觀其詩文皆亹亹古人乃大愧

焉以五十年之交友而知之未能盡何也其失原於自息而閑於知人也嗚呼白首巖扃舊交零謝欲求如先生者與之上論風雅而下評近作其可得耶先生之子均以先集見示凡先生行事前進士胡君居敬叙之詳矣余書此于後姑以見慕之之至而媿之之深也

詩權與子康衛之謠賡載之歌而大備於成周之風雅頌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邵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無詩也無古人之詩也非無古人之詩也無古人之性情也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詩之爲體非古也絲章繪句嘲風弄月詩之爲教非古也夫以古人之詩如彼而今人之詩如此謂之無果無詩哉其間有能以

今人之詩體不寫古人之性情則詩之爲教猶有存者然文章與時高下漢魏之詩猶近於古下至六朝則綺麗之習勝而漢魏雄渾之氣亡矣迨夫聲入於律而絕句八句排律之作則號爲近體而拘拘於對偶媿青配白爭以纖巧新奇爲尚去古益遠然時之所趨其可少乎臨川吳舜舉先生蚤知學詩而能上追三百篇之義作爲五七言古近二體諸詩皆本乎性情關乎世教非汎汎而作者前嘗爲臨江郡博士其淑諸人者多矣亂離以來全稿散失其子均收輯遺篇於亂定之餘僅得若干首臨江稅課司大使京兆趙君師常見而說之遂率郡中士友命工刻梓以永其傳以余與先生相知之深徵序其端余不敢辭張美

和序

燕雲獨唱集六卷

元刊本

金華雲顯天民景南葉廟撰

予築茅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翳水秀而峯奇居處孤峻名其庭曰雲顯閉門郤端謝賓客日與樵夫鬻叟盤礴乎丘園林麓之中披雲曠月釣水采山無少休暇久之後家或山之西隅負郭而樓居形勢虛敞窓戶軒豁而南嶼北嶺爭獻奇秀儼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屏几清致復不減於雲頂也東西相望不數里故吾得以幅巾便服輕鞋瘦策從樵夫鬻叟相往還于其間山迴路轉川鳴谷應伐木之丁丁鳥聲之嚶嚶更呼互答斯樂何極斧斤之

餘濁酒自適鶯詠談笑擊壤賦詩吟唐律五言

首雜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開世教之盛衰亦足以叙幽情
寫閑適之興懷名其帙曰燕雲獨唱蓋予知燕夫芻叟相
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燕夫芻叟知從予之遊又不知
予賦詩之趣炳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
不謂之獨唱乎幸而芻叟中有如朱翁子陶靖節輩固將
甘心與之揖遜周旋廣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亂之得
失評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諾疇昔風誼之氣吐平生
慷慨之辭散爲箴規發爲歌詩峭拔俊爽雍容舒徐放而
縱之而言不肆收而藏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
嚮於無窮者也撫唱之樂無以易此不幸而世衰道微斯

人儻不復見則予長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之歎而獨唱之旨其有以夫昔至正甲午重九前四日雲飄天民景南葉顥序

六藝之文唯詩最能感物動情故詩有興有比能多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能闡古今治亂世教盛衰之運能發忠臣義士懷邦去國感慨嗚咽悲壯幽憤之音能起山人野叟遺世絕俗曠逸放達高蹈遠舉之趣可謂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居泉巖潔不足助其清奇花異卉不足妬其艷麗嬌媚敢望其閑遠真淑之豐容武夫豪雄曷並此英毅剛堅之氣概美矣哉詩之德也夫自周宋之後寂無聞焉漢魏而下曹劉沈謝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輩出留心

肆志沉酣斯文奮雄才宏辨於風騷翰墨之中吐奇言妙
句於乾坤風月之下上可繩三百篇之緒餘下可爲千萬
載之格範僕江左遺民東陽逸叟學問不高天資素下寡
於游從懶於趨附廝牧論交漁樵同調採山釣水飲酒賦
詩相羊林泉逍遙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丘園眼空湖海
旣無賢師間發盲聾復乏良朋評論工拙寢成獨唱敢慕
孤高雖無烟雲出沒變更之雅態尙多溪山登覽賞翫之
清歡雖未能驚世駭俗粗可以訓子示後俾曾元之後咸
知迺翁能以愚拙自牧勤苦自將安分娛樂終老於茅廬
庶可免夫馳聲走譽競進苟取之慚云昔至正庚子中秋
日雲顯天民景南葉禹後序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曾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開卷一至八抄補金吾另
藏一抄本後有王俞跋跋云楊廉夫博極羣書自成一家
言第篇章零落未都其全太冲袁老素號藏書慨然見投
如獲珍寶汗雨淫澑不妨校勘茲因完刻以廣其傳漫識
於此云云蓋卽刊刻者所跋惜未著年月未知明何時刊
本也

鐵崖文集五卷

元刊本

元曾稽楊維禎著昆陵朱昱校正 前有鐵崖先生傳卷
首坼城老父射敗將書上巒巒平章著兩篇東維子集載
崖漫稿俱不載卷末有姑蘇楊鳳書於揚州之正誼書院

一條

鐵崖漫稿五卷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楊維禎撰

卷四末有無名氏跋云鐵崖之藁多矣而

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以周桐村所錄一帙錄文四十九首歲戊子至正或自雲間來別以錄藁一帙售予凡文一

百五十首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云
云又云予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案復古詩係至正時章
琬所編則編輯者當與琬同時俟更考之

無名氏序

淺闊

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稿多矣而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或
以周桐村所錄一帙乞余錄之予時尙情於筆墨恨錄之

未全僅獲其文四十九首遂索去迄今殆三十五載矣間取而觀之字畫訛謬且多草率可笑未暇檢校又恐其散失而無附麗歲戊子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予所爲文凡一百五十首距今又二十年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蓋余所費者有復古詩三卷有史鏡二冊其板籍大小不侔別裝潢而藏之云

嘗觀楊鐵崖先生文章其出語奇絕且立意不苟始雖放逸而卒歸於正要未易泛然而觀之也余酷喜之每詢求於先生諸門人或得之朋儕戚黨處日積月累手抄數百篇成二帙置之几案間日常展讀若使韓柳復生必以爲然也嗚呼先生平昔詩文何時遇好事者悉鐫諸梓廣其

所聞以惠來學將有大快千古不亦宜乎昔洪武十四年五月九日前從仕郎湖州路德清縣主簿謝氏九疇書于遺安精舍

鐵崖先生詩集十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元楊維禎撰

分印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甲至丙

曰鐵崖先生詩集丁戊二集曰鐵崖先生古樂府後集丁

集題太史金華黃續晉崑許點門人雲門章琬孟文編注

戊集前有至正丙午章琬跋己集曰鐵龍詩集曰鐵笛詩

七言絕句庚集曰鐵笛詩七言律辛壬癸曰草元閣後集

壬集題孫月泉輯錄月泉未詳何時人述古堂書目有楊

鐵崖集十卷未審卽是書否

先生自言余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篇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到吾門者草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准吾能之故玉峯李著作先生推爲詠史手言至正丙午夏五月上吉門人章琬拜手識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叢書

臨海陳基著金華戴良編 卷首有汲古閣毛子晉印

記

戴良序曰夷白齋稿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夫內史臨海陳先生所著良旣訪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爲三十五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

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道言既熄諸子雜家並起而
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楊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
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駿之纖艷又靡
然於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
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矣何元氣僅還而剥喪哉賊復漫
淫於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嫋白錯綺文繪
以自衒後七十餘年蘆陵歐陽氏又起而廢之而天下文
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而學者又習於
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
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氣頹敝於科舉之業而宋遂亡
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概可見矣我朝疆域之廣曠古所未

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
然自天歷以來擅名於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企華
柳公黃公而已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
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兒幼稚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晏
然無以異於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淳茹和
以鳴太平之鴻休其摛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
而學問則儻游於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
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
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
潔則有得於揭公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閩公之
長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識詞擅自

餘數公嘗想見其風采習聞其聲咳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沒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之高弟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游吳中久之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於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蓋自虞揭而下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爲文雍容紓徐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又如風雲地鳥按行於陣伍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吳中居無何我吳王聞其學問卽以樞府都事起于家不幾年間遂屢遷而長其省幕其後調太尉府叅軍由叅軍

升內史述愈顯而文逾工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手應之蓋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於今幾二千載其閱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於古者惟漢唐宋及我朝此固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道者又不過數人焉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于時而得大肆其著作世其可不爲之貴重之歟某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不能有所去取於其間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於一字之微皆可爲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爲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寬易愛人與人交於恩義最篤雖待歲獲初未嘗

爽言厲色平居蓋雍雍如也若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
而夫詰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
併及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齋乃其自
號也故以題其集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
朔旦書

石門先生文集七卷

明刊本

臨江梁寅孟敬撰門人黎卓崇瞻編次

鄧伯言玉笥集九卷

抄本

鄧雅撰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溫潤枯槁之異文
章固然詩之爲道亦猶是也余獨謂詩之作也有正變焉

正固爲盛至於情發於聲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其正者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聲之所止禮義存焉故氣應乎外情發乎中若功業加於民聲光昭於時則其氣自壯和順積乎中英華見於外則其情自宛氣可以學而爲情不可以強而至曾謂山林之不可爲臺閣臺閣之不可爲山林乎譬之太羹元酒醕醪雋永查梨萍蕡淡腴酸澁食者各適於口而其出於自然者蓋不以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少力於學壯而未行老於風鑒乃有所得其爲詩歌每出人意表蹠而不疎直而不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往往從容不迫而意已獨至使接踵問韋間未見其大相遠也覩所謂山林

枯槁者蓋不侔矣是果氣使之然與抑情乎哉嘗示余以所爲玉笥集數百篇且求爲序余因謾味省感焉嗟夫今之於詩道者或氣滿志得則不暇以爲或或羈愁窮困則不得以爲若君者學於少得於壯成於老富貴榮達之心雖淺而溫柔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與其亦君之幸也與將見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宣官商譜金石以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於君也吾老矣幸或見之尙當有徵斯說姑以是爲序洪武乙卯七月旣望臨川老友護闇道人何淑書

余老處巖谷諸賢以詩睨余者亦多矣及觀鄧伯言父玉笥集爲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異於強作之者也詩之搜

雖以雋富雕繪以爲妍索幽以爲奇放情以爲豪若是者工則工矣謂得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故冲澹自然華不爲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則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堅評其詩謂其好尙之專且久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爲金鍾大鏗之音又當不止於是斯誠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擅夫玉苟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韋應物雖專城美祿而詩名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伯言於韋孟近矣而進之益不已則知之者當益衆余之言何爲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觀而畧論之耳洪武乙丑秋

八月望蒙陽梁寅書

觀登君伯言詩如春風林塢卉木鮮麗泉石清冷時禽嚮
答自然天趣有動人處由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心以
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制作則
又將有得發而爲金鍾大鑄之音矣古有太史采詩以觀
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沖澹中多古意歌謠善諷切
最近人情有足采者矣尙勉焉以俟洪武丙辰之歲子月
下澣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子堅書

古今論詩以平淡爲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
也晉陶淵明唐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
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於言外其

風調高古而辭旨簡遠有非區區模擬所易誠可謂深造
自得者與或者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爲
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乎哉予至永豐之三年間新淦鄧伯
言氏工於詩而未之見也一日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
玉笥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以用資
爲詩其用心勤矣舍於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
篤也季敏尚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裒其所著命
工鉛梓以傳於永久斷一言以爲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
條達不爲險艱藻繪之語澹泊和平而無忿懥哀怨之意
蓋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於平淡之域嗚呼其亦
有得於三家之風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

陽公曰知聖俞者無如修然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
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鹹異好
有如此者而況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
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爲書於篇首
而授伯澄使歸之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澠會稽山人
戴正心序

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

舊其本

何氏襄門手校

明張羽撰 案明史文苑傳云羽文精潔有法則羽固非
不以文著名者世行本止有詩集四卷文集則未之見此
本始山雜賦終滿月齋記凡文五十一篇文瑞樓書目有
張羽文集一卷注鈔未知卽是本否蓋屏贊云白雲蔭軒

飛風入櫬何氏以朱筆改作幌仍以墨筆改作幌而注云
幌廣韻注讀書牀也黃氏堯圃跋云此字義門幾交臂失
之又云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誠哉是言請以此
言爲校書者贈

永嘉集十二卷

抄本

從董溪兄藏書抄本傳錄

明張著撰嗣子規同弟矩敬集著字剛明白號永嘉子
世居溫之平陽縣元末避兵吾邑邑人招致邑庠爲弟子
師遂家焉洪武三年領鄉薦授膚施令擢臨江府同知卒
於官明初吾邑有三張先生俱以行誼重鄉里先生爲北
張止菴先生爲東張金吾十四世祖觀復先生則南張也
先生自平陽來虞卽主吾家與觀復先生爲道義交所著

有易經精義永嘉集長安倡和集等書今惟永嘉集存凡詩九卷文三卷合十二卷先生子規字運生所編也夫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一代名賢兼與吾祖相周旋者乎讀其文思其人先生之英爽吾祖之精靈不啻恍惚遇之抑金吾更有感者吾六世祖遜志先生學問文章鬱爲儒宗其居鄉也能以德行化橫逆其乘鋒也能以經術訓多士熏其德而善貞者蓋不知凡幾所著有毛詩特解性理纂言遜志錄歸間集時義通詮等書今皆散佚無一存者噫先生之後泯沒無聞而先生之集存吾祖之後子姓繁衍科第蟬聯而吾祖之著述佚豈豐於此者則嗚於彼耶抑書之傳不停亦有幸有不幸耶雖然名山石室不少遺珠

老屋破垣間有墜簡安知今日所觀訪不獲者異日不且于無意中得之耶循覽是編回環祖德蓋不勝覩幸之私云

海虞自言叔氏北遊聖門名著四科故代稱爲文學里元至正中永嘉張先生暨昆陽鉅儒鄭東季明鄭采季亮避地來居同以經術文詞鳴於是吾邑文學益盛於一時矣天朝底定九有洪武庚戌肇設科舉以取士時二鄭既沒先生以易經起家興邑人鄒立誠九思黃著照夫清溥彥博備中鄉闈而先生名在前列授膺施令陞臨江別駕以終謝生後弗克親接緒論蚤歲卽交先生嗣子規運生得遺稿而私淑之先生之學根柢乎六經旁及乎子史羣

書故理明氣昌爲文紆徐曲折或約或豐而動合矩度至其發於聲詩亦克簡兼衆體

或雅曠而春容或

流麗而俊逸賦景寫情曲盡其妙故訥每謹誦之未嘗不深嘆而敬服也今年祇命出按江浙道過荆邑運生乘次

先生之集屬爲序引嗚呼

敢憶昔讀書田里嘗

訪鄉之前言往行庸致景仰之私若鄭之昆季及鄒黃唐氏家率民絕無聞獨先生克有賢子保藏遺稿自非積德之深詎能然哉先生之沒運生時始喪父迨今年端午秩隱居教授子孫說說世守先業故訥重其請輒忘固陋僭序卷端使讀者旣知先生之學之美而又知其德澤有以垂裕厥後也先生名著字則明履歷之詳俱載同年鄉貢

進士廬陵周榮仲方所爲傳茲弗贅宣德二年歲在丁未八月朔監察御史同邑後學吳訥序

永嘉集者張先生則明所著也先生始家平陽自少研窮經史欲以見於世元末遊學至姑蘇以兵亂道梗遂家常熟常熟學者爭歸之舉爲州學訓導未幾轉淮安路學教授天下大亂乃棄官歸日與諸生講聖賢之道大肆力於文章國朝受命海宇甯一洪武庚戌始設科取士先生領鄉薦在高等將會試禮部而朝廷急於用人遣使者賚勅命至家授膚施知縣時兵荒之後閭井蕭然先生招輯流亡勸課農桑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山是邑以完復既三年用績最陞臨江府同知有善政及人旣沒人猶思之事具

前侍儀使蘆陵周仲方所爲傳蓋先生學問明正而操行
淳潔故所立如此平生詩文甚富經亂不存其子規收拾
於散帙之餘得若干篇皆姑蘇時所作旣彙次成帙因大
理寺正嚴君志道求予序之予謂先生之學將以行之也
不幸少不得行於是託於文章以自見使先生早遇聖明
以所學施於用其功業有以及人則文章未必如是之美
也自古賢人君子於文章事業往往患其難兼如漢賈誼
董仲舒黃霸龔遂其人誠偉矣然皆不能兩得而先生兼
有之豈非難哉先生之詩取法唐人皆清遠有思致所爲
古文必本於經傳其義正其辭確蓋鑒鑒乎有用之言也
後之君子讀其文章而考其事業則先

可知矣故

爲序其首簡宣德三年八月望日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知制誥修國史秦和王直行儉序

範軒集十二卷

其本

明林大同著 大同字逢吉號範軒吾邑人仕至開封府

訓導明初吾邑有三儒籍言氏林氏及吾張氏也今吾宗與言氏世有達者林氏則無聞而先生之集乃巍然獨存是則苟卓有可傳表章不必盡在子孫也先生與金吾十五世祖億之先生十四世祖觀復先生相友善家乘有先生撰十六世祖母薛孺人墓誌銘今載集中又有遂觀復先生應詔赴京師序集中與吾祖酬贈詩凡三十餘首異日當錄附家乘以垂不朽

周矩趙命紀行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四終